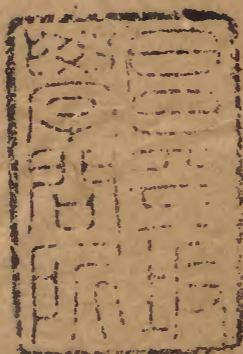


少微通鑑節要

四十二三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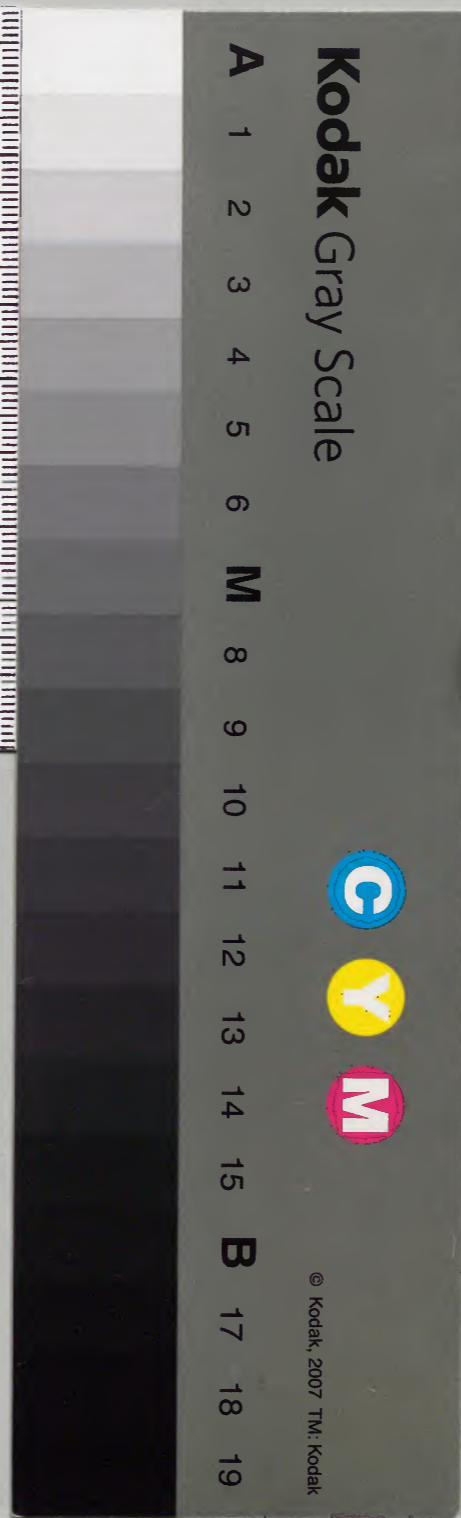
唐  
代 肅宗



庫 文 閣 內			
二八〇函		二一七八號	漢書類
八架	二〇冊		

漢書門			
二六	八五	二一七八	漢書類
六冊	九架	八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8
冊數	26 (20)
函號	284 23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二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第三子。

在位七年 壽五十二

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

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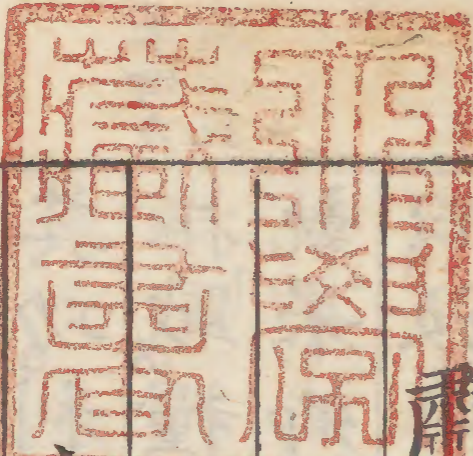
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

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十五載

肅宗皇帝元載

正月祿山自稱



丙申

果卿力  
屈而死

大燕皇帝改元聖武。○顏果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果卿瞋目罵曰：瞋昌反。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

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蘇曹反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尚之。尚古反果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李光弼  
克常山

張巡守  
睢陽

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至雍丘與賈贛合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贛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

贛眾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礮彼教反堞達叶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東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繼斫營繼直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

還軍聲大振。○五月，今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

子儀軍盛

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

祿山克  
潼關

幸蜀

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翰大敗。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亦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校歸仁執翰降賊。祿山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迺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糲。郎葛反。有老

郭從謹  
言致亂

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

殺國忠

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

殺貴妃

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至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闈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

父老留太子

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音談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

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



上欲傳位

祿山入  
長安

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泣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倭皆太子之子也。○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於是賊勢大熾。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

靈武即位

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本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本紀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乂。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

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

李勉尊  
朝廷

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

用李泌

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今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

巡以忠  
義激士

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遯。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遯。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方

第五琦  
理財

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重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與事仍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

祿山驅  
樂工

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舡載樂器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溫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

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喻。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使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

園子弟往往歎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

睨。吾反。計。反。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

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

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

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

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

治。連引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

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

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

祿山失人心

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廊坊蕪反芳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出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

李泌  
官

房瑄言  
事

乃受之。○上素聞房瑄名，虚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專決於宵臆，諸將拱手避之。○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作推鹽法。國用以饒。推，訖岳反。○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疎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安能敵我劉秩。瑄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

推鹽

房瑄敗

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疎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安能敵我劉秩。瑄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



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猪兒殺  
祿山

**丁酉**至德二載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性益躁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遣閹豎李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帝位。○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李泌論  
以官賞  
功

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邇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

祿山狡黠。雖  
以地賞李儀  
論祿山是非  
是地也  
非是地  
笑

上皇又復

思明驕  
思九齡

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  
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安慶緒以  
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  
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  
資益驕橫寢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  
制○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  
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以郭  
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是時府庫  
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

爵輕貨  
重

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  
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  
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  
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  
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於朝  
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  
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尹子奇益兵圍

張巡敗  
子奇

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

子儀復  
西京

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九月。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冬十月。尹子奇以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士亦殺其奴。

睢陽陷

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逵向西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逵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於洛陽。逵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逵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

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逵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逵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

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

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葉音攝，回紇君主號郭子儀等克復東京。安慶緒奔河北。丁卯，上入西京。○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

上皇還

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復以載為年。○夏五月。張鎬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

思明降

思明叛

置觀軍容使

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李光弼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復叛。○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吳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慰虜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冬十月。子儀等大破安慶緒於衛州。追至鄴。圍之。慶緒窘急。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二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軍于滏陽。遙為慶緒聲勢。○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

節度由軍士廢

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温公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網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

通鑑卷四十一  
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網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

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



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治謀之遠哉。

官軍潰

巳亥二年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二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奔竄山谷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史思明不

思明殺慶緒

輔國專權

與慶緒相聞但日於軍中饗士慶緒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殺之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思明遂自稱大燕皇帝○四月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馬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

光弼代  
子儀

上詔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

敗思明

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遯。

思明入  
東京

庚子 上元元年。四月。史思明入東京。○

以京兆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

輔國劫  
遁去

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如西內。上泣不應。會上不豫。秋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厓老數十人。高力士流

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辛丑二年。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

光弼敗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兵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其部將駱悅縊殺之。朝義即帝位。○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宮。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

殺思明

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泫。胡反。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諸鎮殺節度

**壬寅**寶應元年。以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將士作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建卯月。以雲京為河東節度使。○是

通鑑卷四十三  
三  
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充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元帥○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

輔國殺張后

子儀正軍法

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尋殺之丁卯上崩代宗即位○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七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

元振諧  
罷子儀

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八月郭  
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  
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  
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  
遂留京師。○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  
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  
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  
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  
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九

殺輔國

討史朝  
義

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  
且徵兵討史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  
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  
時在涼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  
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  
討朝義。○以雍王造為天下兵馬元帥。  
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  
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造副。程元振魚朝  
恩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

復東京

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連。○戊辰諸軍發  
 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與李光  
 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官軍至洛  
 陽北郊。賊衆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  
 之。賊衆大敗。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  
 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  
 戰皆捷。○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火累  
 旬不滅。十一月露布至京師。○郭子儀  
 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  
 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三

唐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名豫。初名俶。肅宗長子。

在位十七年 壽五十三

平亂守成。足為中材之主。然藩

鎮陸梁。下陵上替。養成亂階。唐

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

之為也。

癸卯

廣德元年。僕固瑒等追及宋朝義

朝義伏  
誅

懷恩  
三所

楊綰請  
羅明經  
進士

於真州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  
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懷仙遣兵追  
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  
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閏月。以  
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  
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  
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  
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  
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

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  
冀無事。因而授之。出懷恩傳○六月。禮部侍  
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  
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  
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  
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  
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  
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

欲其返淳朴。宗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選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初

望  
懷恩然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言甚切至。上遣使慰諭之。○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連為關內元

寇  
吐蕃入

幸陝

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戊寅。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郭子儀引三十騎自

吐蕃

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悉衆遁去。詔以子

元振誤國

柳伉上疏論元振

儀為西京留守。○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

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且緣反。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

車駕入  
長安

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无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无振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灑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懷恩反

**甲辰**二年。僕固懷恩反。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旱枯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

子儀討  
懷恩

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其將白玉焦暉率眾攻瑒。殺之。懷恩聞之。與麾下三百人度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

弼 慰撫光

禮葬之。功臣皆感歎。○郭子儀如汾州。懷思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

劉晏漕運

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惟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五月。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七月。稅天下

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薨。○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

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



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澗而遯。

**乙巳**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

澤潞步兵

最。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澗原以覘之。○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

姑息著

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死於鳴沙。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丙寅。回紇吐

吐蕃  
子儀拒

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

單騎見虜

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

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

敗吐蕃

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絹三千疋。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騎。○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

官官典

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其後官官典兵卒以亡唐

丙午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庚戌五年正月。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執傾朝野。上

誅魚朝恩

令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

癸丑八年九月。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

髮辨。婢反。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

郇模獻三十字

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

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

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

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

州監軍使也。

丁巳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元載專權。賜自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椒

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四月。以楊綰為

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

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

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之。

元載誅

楊綰清儉

諸藩專  
權

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李寶臣、梁崇義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雖在中國名藩，臣實如蠻

貉異域焉。

（兵志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

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執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忽。郭反。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執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驃。毗。召反。車騎

兩將軍府鎮之。析關中為十二道。軍

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

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

車騎曰別駕。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

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

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

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

十有一。皆以隸諸衛。高宗武后時。天

通鑑卷之四十三  
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後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安祿山反。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子繼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



朱全忠  
李克用

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授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

**戊午**十三年。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常棣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德宗即位

崔祐甫  
除官八百人

**己未**十四年五月。上崩，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在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常棣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

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溫公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

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却祥瑞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

通鑑卷之四十三  
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豸、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

却貢獻

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掊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出為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太半。以鹽

鹽 劉晏權

淄青獻  
錢賜將  
士

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上之在東宮也，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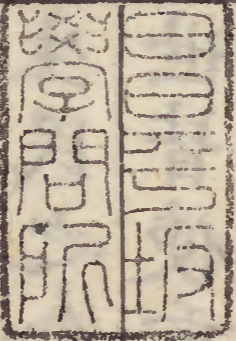
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八月，以道州同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

瓊林大  
盈

聞者無不駭愕。○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毗比音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

揚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救莫甚於此。請出入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進。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疋。進入大盈庫。炎以片言移

人主意議者稱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三  
文代獎賞

